

无产阶级世界觀和 资产阶级世界觀的斗争

(内部发行)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59年12月·貴阳

目 录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陈伯达 (1)
又红又专的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	胡 绳 (13)
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世界观.....	边干学 (24)
为什么世界观的斗争是当前思想斗争中 最突出的问题.....	施东向 (38)
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	李曼村 (43)

无产階級世界觀和 資产階級世界觀的斗争

陈 伯 达

我們全党現在正在进行反对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就思想意識上說来，这场斗争，是无产階級世界觀和資产階級世界觀的斗争。

在党的总路綫的旗帜下出現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把我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全国人民都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而欢欣鼓舞。为什么这时候在我們党内却有少数人打起了反对党的总路綫、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旗子，站在同党和人民相对立的位置呢？

我們必須从階級斗争的現象来看待这个问题。

馬克思列寧主义向来告訴我們，无产階級专政并不是階級斗争的終結，而是階級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的繼續。只要資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还没有完全灭亡，只要階級还没有完全消灭，只要資产階級思想影响还存在，那末，就还会有階級斗争。資产階級不但要采取各种办法反抗社会主义革命，

而且要采取各种办法破坏社会主义建設。資產階級反抗社会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影响我們党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党内有些坚持資產階級世界觀、頑強地保存資產階級意識的人，在階級斗争表現尖銳的某种时机，就往往要从无產階級政党内部来进行反对党的路綫的活动。这次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活动，不是別的，正是反映了資產階級对社会主义的反抗。

現在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有不少是在民主革命中帶着資產階級要求加入党的。他們实际上是党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他們从来就不是馬克思主义者，而是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就是說，他們虽然在組織上已經入党很久，但在思想上还没有入党。他們虽然在口头上也帶着一些馬克思主义的詞句，但总是同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在实际上是反馬克思主义的。当然，我們党内有很多人在参加党以前，也抱着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在参加党的时候，也还帶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有的很浓厚，有的少一点。但是其中大多数在革命的斗争中，愿意接受党的改造，抛弃了他們原有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接受了无產階級的世界觀。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就不是这样，他們一直没有接受改造，还是用他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来对抗无產階級世界觀。

每个共产党员，不管他的馬克思主义水平怎样，加入党的第一条，就是要接受党的綱領，包括党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可是，就作为資產階級革命家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來說，他們有沒有接受党的綱領呢？由于他們沒有抛弃自己原

有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所以，他們就不能接受黨的**最高綱領**，不能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的綱領**；即使對於黨的**最低綱領**，也只能接受那些合乎資產階級革命家所需要的部分，而不能全部接受。在實際上，他們有自己的一套從資產階級世界觀出發的資產階級綱領。

右傾機會主義者提出的同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相對抗的綱領，說來說去，不外兩條：第一條，**反對黨的領導**；第二條，**反對群眾運動**。反對黨的領導，反對黨的**政治掛帥**，就是否認**無產階級的領導**，否認**革命專政**，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對於群眾運動，他們中間有些人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曾經驚惶失措，經常給群眾運動潑冷水；現在，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群眾運動**，特別是對於我們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更加表現驚惶失措，以致不惜進行種種的**攻擊和污蔑**。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就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反對黨的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就不能夠充分發揚**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首創精神**，就不能夠**高速度地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所以，實質正是這樣：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活動，是在**滅亡中的資產階級**向我們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事業**，進行的一種絕望的進攻。

不論在民主革命階段或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馬克思主義者**總是把黨的綱領問題集中到根本的一點，即集中到**政權的問題**，而政權問題就是**階級專政的問題**。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在民主革命階段，**中國共產黨綱領的集中點**，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幾個革命階級的專政**；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

中国共产党綱領的集中点，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我們的民主革命的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专政，都是要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即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这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綱領。

在我国，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們进攻的矛头集中在党的领导上。国际間的現代修正主义者也說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是‘无党制度’”。他們的目的都是要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从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取消社会主义事业。右傾机会主义者在反对党的领导这一点上同资产阶级右派和現代修正主义者是一样的。

右傾机会主义者說，他們并不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社会主义，他們只是不喜欢加强党的领导而已。但是，每一个真正的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各种政党是各种不同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任何阶级都是要通过自己的政党和領袖实行自己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也是这样。列寧老早駁斥过那种所謂“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領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的荒謬提法。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我們党就一直認為，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是一小撮极端反动的剝削阶级对于全体人民的专政。我們党从来把推翻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专政”，同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当做一件事，而不是当做两件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馬克思主义者認為我們的革命，就是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統治，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

政”，就是要代之以无产階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代之以无产階級专政，这就是全体人民，我国絕大多数人，在无产階級领导下对于少数剝削者，对于极少数人的专政。这种革命专政，必須通过无产階級政党的领导即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不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的无产階級专政。无产階級专政不是別的，就是共产党担負国家的领导权。我們怎么能够把党的领导同階級的专政分开呢？沒有共产党的领导，沒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階級专政，我国人民怎样能够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的統治，而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呢？又怎样能够再进一步地推翻資本主义制度，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呢？又怎样能够建設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领导人民創造幸福生活，开辟将来共产主义的新天地呢？否認共产党对于革命和革命专政的领导，也就是否認无产階級专政，否認社会主义，否認人民的一切，这一个道理是很清楚的。

在一九五七年，有些資产階級右派分子曾經举起什么“自由”啊，“平等”啊，“博爱”啊这些旗子来反对社会主义。我們党内有些右傾机会主义者也很欣賞“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他們生活在二十世紀的革命的中国，而思想却留在十八世紀的法国。他們信奉的是法国資产階級革命时代的所謂“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認為民主革命要实现的是这种口号，社会主义要实现的也是这种口号。这是完全不懂得什么是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且对于各国革命

的历史 也完全无知。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实质是什么呢？难道这些口号的实质不就是为了追求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吗？不是为了保护和扩大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吗？资产阶级当时提出这些口号，一方面是为了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而另一方面，正是要求自己在劳动人民面前享有绝对的统治权。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实质上不过是有剥削雇佣劳动的自由，有做买卖的自由，有掠夺殖民地的自由；而在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劳动者只有被剥削的自由，就是殖民地人民只有被掠夺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平等，在实质上，不过是有要求买卖的平等，要求他们有剥削雇佣劳动的平等；而对劳动人民来说，他们只有在被剥削这一点上是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在实质上，不过是有要求把他们的剥削的触角能够无限制地伸张到一切他们可能达到的地方，要求尽量地扩大他们的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而对于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来说，则是要求他们向资产阶级的剥削感恩戴德。

马克思说过：“劳动力的榨取者，在还有一块筋肉，一根脉管，一滴血可以榨取的限度内，是决不会放手的。”①难道资产阶级所谓“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的实质不就是这样吗？

马克思主义者向来承认“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在法国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时候，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是，又不断地指出了这些口号的极大欺骗性。马克思主义

者不但不会把这些口号列入社会主义綱領，而且也不把它們列入民主革命的綱領。布尔什維克在俄国民主革命阶段的綱領即最低綱領是：推翻沙皇制度，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沒收地主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大家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綱領是：推翻帝国主义統治，推翻封建制度，沒收官僚資本，建立以无产階級为领导的几个革命階級联合专政的共和国，等等。总之，不論是在俄国或中国的民主革命阶段，馬克思主义政党都沒有把“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口号作为綱領。并且，不只中国和俄国，凡是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的国家，只要那里有馬克思主义政党，他們也都不会把这些口号当作綱領，而总是把那种合乎本国人民群众要求的具体斗争目标当作綱領，把人民夺取政权的问题当作綱領。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当然更不能把“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口号当作綱領。列宁在“无产階級专政时代的經濟和政治”中曾說：“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統詞句，实际上等于盲目背誦那些反映着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用这些笼統詞句来解决无产階級专政的具体任务，就无异完完全全轉到資产階級的理論和原則立場上去。”②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基本完成，但是，有一部分資产階級分子还一直留恋着他們那种所謂“自由企业”、“自由經營”，农村一小部分富裕农民也仍然留恋着过去那种可以雇工、可以做投机买卖的“自由”。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对于这些資产階級分子和富裕农民的感情和想法很欣賞，并且往往

成为他們在党內的集中代言人。当着党的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取得了伟大胜利，显然注定了資本主义經濟制度和个体經濟制度要最后灭亡的时候，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用資产階級的“自由”观来反对社会主义，他們代表了誰的利益是很明显的。

平等的概念也是一样。恩格斯說得好，“无产階級平等要求的真实內容，都归結为废除階級的要求。任何超越于这点之外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謬。”③我們的一些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所說的平等，在实际上也就是資产階級所說的平等，他們所要求的，也就是富人和穷人平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平等。这种說法历来是資产階級为着保留他們的剝削制度和他們的特权，而对于群众的欺騙。

馬克思早已駁斥过許多資产階級和小資产階級的“社会主义者”企图利用“階級平等化”的口号来減弱和掩飾階級的对立。当他同巴枯宁斗争的时候，曾經指出：照字义了解起来，階級平等化就是資产階級社会主义者这样固执地宣传的“資本与劳动的調和”。④十月革命以后，列宁不断地拆穿了那些資产階級代表人和叛徒們用自由平等的口号欺騙人民的伎倆。他說：“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平等的，但飽腹的粮食投机者和挨餓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⑤在駁斥叛徒考茨基那一套“平等”胡說的时候，列宁这样指出，“剝削者不能同被剝削者平等。这个真理考茨基很不喜欢，但它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內容。另一个真理是：在一个階級剝削另一个階級的可能性沒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能有真正的事实

上的平等。”⑥

在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社會里，統治階級絕不會給被壓迫的人民以平等；被壓迫的人民的任務是要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而不是要求什麼“階級的平等”。在以無產階級為首的人民大眾經過革命取得政權而反動階級成為專政的對象以後，在已經成為國家主人的人民大眾和已經被打倒的反動階級之間，當然也不會有什麼平等。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是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建設社會主義，徹底消滅階級，也不是要求什麼“階級的平等”。在這時候，要求“階級平等”不過是那種不甘心於滅亡的剝削階級的一種叫囂。資產階級右派發出了這種叫囂來向社會主義進攻，而右傾機會主義者則在黨內響應這種叫囂。

即使在階級消滅以後，在社會主義完全實現以後，要完全消除任何不平等，也是不可能的，這種提法也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恩格斯說得好：“‘消除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這句用以代替‘消滅一切階級差別’的話，也是很成問題的。在各個國家、省份甚至各個地方之間，在生活條件方面總是要存在某種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將來可以減少到最低限度，但永遠不可能完全消除。……把社會主義社會當作平等樂園的觀點是個與‘自由、平等、博愛’這一舊口號有聯系的片面的法國觀點，——這個觀點作為一定的發展階段在當時當地曾是正當的，但是現在這個觀念則象以前社會主義學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樣應當克服下去，因為它只能引起混亂，並且因為現在已經有了闡述這個問題的更精確的方法。”⑦

右傾机会主义者滿腦子堆了那些資產階級的觀念，他們在我們的隊伍里面，實際上是以資產階級革命家的身份進行活動，而不是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身份進行活動，不是以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進行活動。他們雖然是黨員；但是，由於他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同無產階級世界觀是對立的，由於他們懷抱着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在平常的時候，他們總要鬧別扭，常常不遵守黨的紀律，不照顧黨的團結和大局，而一遇到大的緊急關頭，一遇到什麼風吹草動，他們就要起來公開反對黨的正確領導。

現在的一些右傾机会主义者，他們和黨從來就存在着原則的分歧。在民主革命時期，這種分歧主要地表現在革命方法上。但是，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問題已經不是革命方法上的分歧，而是要不要革命的分歧；在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以後，是還要不要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分歧。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堅定地領導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而相反，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却在實際上要使資本主義制度復辟，要為資本主義制度復辟开辟道路。

當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向我們進行猖狂進攻的時候，毛澤東同志這樣指出過：“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机会主义，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机会主义者，口頭上也挂着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里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他們反對或者歪曲唯物論和辯證法，反對或者企圖削弱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反對或者企

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⑧毛泽东同志这个指示说明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是我们党内的主要危险，为什么我们必须对于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严肃的不调和的斗争。

这次我们全党正在进行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斗争，它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因此，必须认真进行。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首先必须把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得彻底。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应该在离开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们该是到猛回头的时候了。认真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党的教导，接受同志们的帮助，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回到党的总路线上来，这是他们的出路。而一切共产党员在这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这场保卫党的总路线的斗争中，也要下决心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提高自己。我们的革命是不间断的，我们的思想革命更不应当停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世界观，这是我们经常的任务。

注：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4页。

②“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6页。

③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9——110页。

①見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局信”（1869年3月9日）。

②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8页。

③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34页。

④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1875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5年版，第40——41页。

⑤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30页。

（原载“红旗”1959年第22期）

又紅又专的問題是世界觀的問題

胡 繩

为了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我們需要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队伍，需要一批有高度水平的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和其他技术专家。对于这样一支队伍，我們的要求是又紅又专。社会主义建設所需要的专家是同工农群众密切結合的、树立了无产階級世界觀的、能够掌握現代科学技术的专家。这是我們的一切专家所应当走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十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队伍已經迅速成长起来。許多从旧社会来的老专家，逐步地改变自己对工农群众的态度，逐步地抛弃資产階級世界觀而开始接受无产階級世界觀。大量的年青人，在新社会中，直接在党的領導和培养下，已經和正在使自己成为具有某一方面特长的專門人材。还有不少党的干部，过去多年参加革命，对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本来是門外汉，但是在近若干年来，根据党的分配，进行了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和学习，經過刻苦努力，也开始具有某方面的专长。这都是很可喜的事情。当然，这儿部分人都应当繼續用“又紅又专”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在政治和业务方面都不断地进步。

在我們的科學技術隊伍中，年青的一代所占的比重當然會越來越大，長期進行革命鬥爭的幹部成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專家的人也會越來越多。在年青一代人的身上，舊思想的負擔，一般說來，總比從舊社會來的老專家少，他們又是在新社會中受到革命的教育而成長起來的。但是許多事實證明，他們要解決又紅又專的問題，真正建立起無產階級世界觀，徹底地、毫不动摇地站在無產階級的方面，仍然需要經過很大的努力。就是那些多年從事革命工作的幹部，在努力使自己成為專家的過程中，或者在成為專家以後，如果以為自己在紅的一方面的問題已經解決，不需要再注意這個問題了，那也會在政治思想上走到錯誤的道路上去。所以每一個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專家，不管他過去做過些什麼工作，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忽略了紅與專必須結合的這個根本道理，都必須警惕自己不要陷入所謂“只專不紅”這個錯誤的傾向。

多年參加革命工作之後又從事科學技術方面的工作的同志，絕大多數都是能夠按照又紅又專的要求而努力的。他們深切地感到，自己是承擔了黨所指定的一個嚴重任務；既然在黨的安排下取得了充分有利的條件來學會新的本領，那麼就應該發奮努力，完成這個任務。在有了任何成就的時候，他們並不驕傲自滿，只是因為自己有可能進一步更多地承擔黨的任務而高興。他們也充分意識到，作為共產黨員在科學技術戰線上的責任，除了自己努力學會新的本領以外，還應當成為在這條戰線上執行黨的路線、政策的骨干，因此他們努力在政治上提高自己，力求用無產階級戰士的模範行為來

影响和团结周围的人，并且向各种错误的倾向作斗争。这种态度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也有很少数的一些人采取了相反的态度，他们以为自己有了业务上的一些成就，就可以向党向人民闹独立性，他们不把这些成就看成是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他们骄傲起来，把成就完全归于自己的名下，迷恋于名誉和地位。这样，他们就把红和专割裂开来，开始脱离作为无产阶级专家的又红又专的正确道路。

为什么有些同志会走上这种错误的道路呢？可以看到，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即使过去多年参加革命，但是并没有真正彻底解决他们的世界观问题，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这些同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立的观点，还深深地埋藏在他们的灵魂深处。这种错误的思想既然还存在着，那么只要有了适当的条件，好象某种毒菌在适当的温度湿度下，就会滋长起来。在我们现在过渡时期的社会中，同资产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作斗争，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资产阶级思想通过各种不同的孔道向人们侵袭，不健康的人很容易在这种侵袭下被俘虏。当然，如果他们不是参加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而参加了别的工作，他们的错误同样也有可能发作起来。但是应该指出，在作为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而活动的领域内，往往能够提供便利于这种毒菌滋长的条件。因为，这方面的工作，就表现形式看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带着个体劳动的性质，而且在这个领域内，资产阶级的传统影响很深。

列宁在谈到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的纪律性相对抗的特性

时，曾經这样說：“作为現代資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說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紀律性和組織性；……知識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們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們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資产階級生存条件的謀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①列宁又引用了考茨基在他还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对于知識分子的一种分析。考茨基把知識分子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同无产者做了个对比，他說：“无产者在他还是孤零零的个体时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进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是从組織中，从他和同志們的有計劃的共同活动中汲取来的。当他成为伟大而强有力的机体的一部分时，他就覺得自己是伟大而强有力的了。”但是“知識分子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他并不是这样或那样运用实力来进行斗争，而是利用論据来进行斗争。他的武器就是他个人的知識，个人的能力，个人的信念。”②在这里，列宁和还是馬克思主义者时候的考茨基所說的是資本主义社会中的知識分子，这种知識分子的“斗争”的目的实际上只是为了个人，因而他們就把个人的知識和能力等等作为自己的全部武器。这种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很明显地是跟着資产階級走的，他們的思想在沒有經過彻底改造以前，必然同无产階級的紀律性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发生冲突。

在我們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家、技术专家的工作条件，由于加强集体性和建立同群众的联系，已經和在旧社会

中有所不同了。这种不同，显然是符合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的。因为任何科学发明，表面上看来，好象是某一个人研究的成果，但实际上，总是有其他许多人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失败的經驗）为他作了准备，并且一切科学知識，归根到底說来，是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劳动生产的实践和阶级斗争的实践。同时，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社会还为一切知識分子提出了一个崇高的奋斗目标，把他們每一个眼前的工作和这个伟大目标直接联系起来，这就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奋斗的目标。当一个知識分子真正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时候，他就会感到，自己无论有多大本領，也不过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着伟大斗争的广大人民队伍中的一个战士，好象人們通常所說的一架机器上的一个螺絲釘一样。这样的螺絲釘，就一方面說来，如果脱离了整个机器，就会一事无成，因此没有什么值得自我吹嘘的；但就另一方面說来，又并不是渺小卑微的，因为它是从属于那个具有伟大生命力的机体上的一个分子。

但是如果一个人沒有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他就很难抵抗在科学技术事业中从资产阶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习惯势力。他心目中的奋斗目标其实不过是个人的利益，当他在科学技术工作中稍有成就的时候，他就高高地翘起尾巴了。他觉得，凭“自己的”知識和能力他已經取得“独立”的地位了。他总是竭力夸大科学技术工作所带有的个体劳动的性质，竭力为自己爭取荣誉和地位。他已經忘記掉，他之所以能学到一点本領，是靠了党的培养，是由于社会給了他

机会。他象农村中出身于貧农依靠革命而得到了富裕生活的刘介梅一样地忘了本，反过来埋怨党的领导、党的紀律、党的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政策“妨害”了他的“发展”。

听任資产階級思想的病菌在自己头脑中滋长起来，以至使自己完全为它所支配的人，在我們的同志中 虽然是极少数，但是一切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同志是应当由此受到深刻的教訓的。

那么，在这里需要得到什么結論呢？結論当然不是說，应当避免成为专家，应当把科学技术方面的专家的工作看成是“危险的职业”而远远避开。結論只能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应当坚持无产階級世界觀，都不放松对資产階級世界觀的斗争，制止資产階級世界觀在自己头脑中复辟，应当坚定地沿着党所提倡的又紅又专的道路前进，坚决地否定任何为了便于溜到只专不紅的邪路上去的謬論。

“已經紅了，現在的問題只是专。”——这种說法实际上就是要求只专不紅。

对于許多党員干部，党的确給了他們一个任务，努力成为精通某种专业的专家。但这并不是說，他們再不需要注意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再不需要加强自己的无产階級世界觀了。怎样才叫做确立无产階級世界觀？世界觀是貫徹在对待一切事情上的根本觀點。人們必須在任何情況下都用无产階級的观点来对待一切事情，既不因客觀环境的不同而动摇，也不因个人境遇的不同而改变，在順利的时候是这样，在受到挫折的时候也是这样，在热烈的群众斗争中是这样，在靜

悄悄的試驗室里也是这样，在作为一个“无名小卒”而埋头工作的时候是这样，在有了什么成就而受到社会的表揚的时候也是这样……。这才叫做真正建立了无产階級世界觀。为了达到这一点，人們需要不断地进行鍛煉。随着整个社会条件的变化（例如从民主革命的历史阶段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随着个人境遇的改变（例如从一个工作崗位轉到了另一个工作崗位，从工作尙未取得成績到已經取得成績），特別需要注意不要脫离了无产階級世界觀。还在全国解放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在过了“战争关”以后，还要很好地过“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这是就大的方面來說的。也可以說，在人一生参加革命的过程中，要經歷許許多多的“关”。依靠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觀，人們才能过好每一个“关”。有人也許过好了这一个关，却过不好下一个关，例如过好“土改关”的，过不好“社会主义关”，过好“失敗关”的，过不好“成功关”等等。并不是无产階級世界觀对下一个关不管用了，問題是在于他以为既然过好了这一“关”，紅的問題就已經解决了，因而离开了无产階級世界觀。至于在这一“关”过得并不那么好的人，如果不加警惕，在过下一“关”的时候，那当然是更加危險了。

在政治思想問題上，沒有絕對空白的領域。无产階級世界觀不去占領的地方，資产階級世界觀就来占領。“已經紅了”，“不必再注意紅不紅的問題”，这就是向資产階級世界觀訕步，为資产階級世界觀開門。

“专的任务这样迫切，再要提出紅的問題就会妨害了

专。”——这是为只专不紅辯护的一种陈腐的老調。

专的任务的确很迫切，但因为要专得更快更好，就更要強調紅。以为紅会妨害专，是完全錯誤的。

不紅的专家的确是有的，那就是抱着資产階級世界觀，为資产階級服务的专家，对于这样的专家，无产阶级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雇佣来做工作，条件是必須老老实实，不准搗乱。当然，我們也要尽力帮助他們自我改造。他們如果坚持不改变資产階級世界觀，甚至在政治上繼續站在資产階級立場，他們就决不会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也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以为不管紅不紅，只要是专了，就可以向人民討价还价，甚至站到人民头上，为所欲为，这种算盘是完全打錯了。

在資本主义社会里会产生很多不紅的专家，这样的专家尽管也可能对資本主义社会的这个或那个方面有所不滿，但总的說来，他們的世界觀和那个社会中的統治思想是一致的，因此他們如魚在水，当然很容易成长起来。但是在我們的社会里，不紅而成为专家却只会愈来愈困难了。这不仅是因为社会反对这种专家，不培养这种专家，而且因为抱着資产階級世界觀不肯丢掉的人，必然在各个方面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互相抵触。他們所企求的个人目的不可能从这个社会中得到滿足，自然就不愿意在求专的方面花苦功，因为按照他們的世界觀，在这种情况下是“值不得”花苦功的。

在我們的社会中，是什么力量推动人們在科学事业上不怕艰苦困难，披荆斬棘地努力前进呢？是什么力量使人們鼓

足干劲，不达科学技术的高峯决不中止呢？这种力量就是为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进而建設共产主义的强烈意志，这种力量就是从无产阶级世界观出发的为最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高尚愿望。这样的力量比那种个人利益的动机不知道高多少倍。在我们的社会中，一个人如果脱离了这种力量，就只会意志衰退，沒精打采，更談不到什么努力求专了。

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么？那种在业务上有了一点成就就鬧地位，爭权力，这也不滿，那也不滿的人，虽然自以为是有了“专”的“本錢”，但是其实不但他們的那一点紅已經消褪下去，而且在“专”的方面也已經到了他們的尽头了。他們滿脑袋装的是个人利益的計較，那里还装得进科学？如果他們不在政治上改弦更张，他們在专的方面也不会有什么出息，这是可以断言的。

“終究我是党内专家，比党外专家高明一些。”——有的人这样声称。

真正的党的专家，应当在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方面，在执行党的政策、貫徹党的领导方針的方面，比党外的专家更高明，因而能够成为党所领导的科学技术事业中的骨干和核心。如果丧失了这些特点，他究竟有什么比党外的专家更高明的呢？

有些党外的专家，由于接受党的领导，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可以变成为无产阶级的专家。而有些所謂“党内专家”也会因为在政治上的墮落而离开

党。这难道不是实际生活中的辯証法么？

党不能容許某些坚持資产階級世界觀的党外的专家把持科学技术事业，同样，党也不能容許坚持資产階級世界觀的所謂“党内专家”把持科学技术事业。

“科学技术事业是特殊的专业，党是领导不了的。”——这是要取消党的领导，使科学技术事业脱离无产階級的政治，脱离社会主义，使专脱离紅。

党能够领导一切事业，也能够领导科学技术事业。党的领导保証了我們的科学技术事业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的有机部分，也保証我們的科学技术事业按照社会主义的道路能够发展得比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更快更好。党的领导怎么能够取消呢？反对党的领导的人，心目中不但沒有社会主义，其实也沒有科学技术事业，有的只是个人的利益，这种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打算，同党的领导，同社会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只专不紅的主张，結果必然要引导到反对党的领导，这就充分証明了，这是对于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极端有害的主张。

在科学技术工作的領域內，紅与专的問題之所以需要反复地強調，正是反映了在这个領域內，无产階級世界觀和資产階級世界觀的斗争还远沒有結束。但是斗争的形势和它的发展前途是很清楚的。无产階級在这个領域內已經从几乎完全沒有地位发展到建立了巩固的基础，已經結成了一个在党的领导下的可靠的队伍，这支队伍就是由上面所說的年青和年长的几部分人所組成的。任何歪风邪气，不論来自那个方

面，要想瓦解这个队伍是绝对不可能的了。

一切科学技术工作者当前的重大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粉碎各种同无产阶级世界观对立的歪风邪气，不断地为又红又专而奋斗，使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的队伍不断地更加扩大，使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的跃进而不断地向前跃进。

注：①“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一版，第256页。

②同上书，第316页。

(原载“红旗”1959年第23期)

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世界观

边 干 学

我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已有十年了。过去十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进行，并都取得了极伟大的胜利；广大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地向前发展。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更有提高，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进一步得到解决。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已经具有成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都已经彻底解决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事实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还是不够的，所谓认识赶不上形势发展需要，就是这部分同志的思想状况的概括说明。也有极少数的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还缺乏最必要的思想准备，虽然他也跟随大势进到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和处在社会主义运动高潮中。

社会主义革命一词的全称，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不仅因为除了无产阶级，任何别的阶级都不可能执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并且因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使命。所以，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意志或意

識的表現，无产階級領導的革命也必然是實現社会主义或必然走向實現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階級社会主义革命和历史上所有各次革命的根本不同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了明白的宣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过去遗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以，毫不奇怪的，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①

要同过去遗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說，要以公有制代替各种形式的私有制，包括生产者自己占有部分生产資料的那种私有制。不是在取消地主資本家的财产私有制之后，还要保留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如果那样，只是資产階級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階級社会主义革命，只不过是有一部分人的私有制代替别一部分人的私有制罢了。无产階級在这革命进程中，要同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說，要善于用无产階級世界觀来考察一切，要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打破过时的旧观念的束縛。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說的：“无产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②为什么无产階級尚需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那就因为无产階級也是在階級社会中、在最后一个階級大分裂的社会（資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和成长的，它是这个社会里最受压迫剝削的被統治階級。資本主义社会培养和鍛炼了无产階級的革命品質，但不是所有无产者群众都具

有整齐一致的社会主义觉悟。阶级社会总给每一个人留下一定的阶级烙印。并且，思想的历史证明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那么，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获致了解放的无产阶级，怎能不需要提高觉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呢？至于非无阶级的革命人民和不出身于无产阶级的工作人员需要改造思想，努力在自己的思想上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更不待言了。

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是什么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一种非常具体非常实际的革命观念。无产阶级世界观就是共产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依据这个理论为武器，无产阶级藐视旧世界的一切，为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而战斗。这种新的社会，将消灭一切阶级，包括无产阶级自身。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逐步地衰亡下去。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到：“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③可见，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是别的，就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为此，必须努力工作，创造条件。加强党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彻底胜利的基本条件。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民主革命，非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作指导，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自鸦片战争失败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寻找救国救民的方策，结果，“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只在“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④之后，中国革命的面目才为之一新，经过长期复杂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为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尚且非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不可，而我们现在，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处在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高潮中，如果不确立或不打算努力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当然就不能不成为政治上的落伍者，就不能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再发展一点就可能成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对立物。右倾机会主义者和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从根本上讲，就是没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而有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的一切反党活动，无非是要按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党、改造世界。

我们党的大多数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表现得坚决勇敢，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但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是被民主革命洪流卷进革命队伍中来的，虽然他们对社会主义有某种程度的向往，或抱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某种愿望，由于没有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所以，社会主义在他们的意识中始终只是一种

模模糊糊的东西。这样，当社会主义革命真的到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真的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突然，徘徊莫定。这部分同志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还用民主革命时期的旧历书来看待今天社会主义革命的新事件，怎能不常常犯错误呢？工作中犯错误，本是我們許多同志都会有的一种可能，并且不是怎么了不起的事。问题在于对待错误的态度，错而能改，当然仍是很好的革命同志。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往往不是这样。当他們的错误被党批评了、指责了，他們还是不悔悟，不肯决心抛弃资产阶级立场，站到党的立场上来。于是，他們就一错再错，终于陷入进行反党罪恶活动的泥坑。这样的人，在我們貴州党内不是完全沒有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应该从这些人的错误中汲取必要的教训。

当我们党制定和施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当我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时候，资产阶级自然采取各种方法拼命进行抵抗。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则装作“为民请命”的样子，他們向党喊出：“条条鞭子打在农民身上，受得了嗎？”他們所讲的农民，难道不正是农村中的那部分富裕农民嗎？我們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难道不正是为了絕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用以堵塞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政策嗎？党的这一条坚定的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策，只可以說是鞭子打在资本主义身上，怎能說是“打在农民身上”呢？打在资本主义身上的鞭子，正是革命的鞭子，党内的这些人又为什么“受不了”

呢？原来他們就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人物，是农村上层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是代表富裕农民說話的。可是要知道，小資產階級总是属于資產階級范畴，上层小資產階級距离資產階級并没有多远。照列宁的話來說：“小生产（小生产者一般是小資產階級分子——笔者）是經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量地产生着資本主义和資產階級的。”⑤的确，当时如果我們不坚持党的政策路綫，而采用他們的路綫，那我們今天就不能設想有社会主义的农业和农村，而只有資本主义的农业和农村了。他們当时提出了“先私后公、多分少购、先分后购”的主张。如果照他們的这种主张做去，农村里不是資本主义的大泛滥还能有别的什么結果呢？

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总路綫，不断地取得伟大胜利，农业生产高潮开始了，合作化高潮出現了。我們坚决貫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合作化問題的指示，批判了那种“小脚女人走路”的思想作风之后，大多数同志犹如猛虎下山之势，迅速掀起了全省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就在这个时候，就在当我們要总结领导合作化运动的經驗的时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出来叫嚷了。他們說，农业合作化不是搞得很好，而是搞得很糟；他們要党在总结这项工作中，少讲成績，多讲缺点。他們狂妄地自認为是“农村工作专家”，“最懂得农民心理”。所以，他們竟然向党威胁說，不接受他們的意見，就是“不民主”，就是“沒有自我批評精神”。当党拒絕了他們的意見，沒有照他們的主张去做的时候，他們就喋喋不

休地一直吵着：农村工作搞得“很糟”，“問題很多沒人解决”。实际情况，当然完全不是这样。他們所“最懂得”的农民心理，不外是一部分富裕农民的心理，因而他們所提的“問題很多”，也就是富裕农民的一些不滿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見。对于这部分农民的意見，我們党一向坚定地采取教育說服的方針去逐步解决，当然不能以这部分富裕农民的意見作为我們决定政策和措施的依据。于是，他們就胡說什么“問題很多沒人解决”。其实，問題是在于怎样解决。他們是要按照他們的路綫去解决，否則就叫“沒解决”。我們坚信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总路綫的胜利，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农村中的主要問題，就已經得到基本解决和将会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合作化之后本来出現了生产高潮，但一九五六年底有一股歪风，有所謂反冒进之說，致使一九五七年出現个“馬鞍形”。与此同时，国际上发生波匈事件，国际帝国主义、资产阶級发动了反共高潮。于是，国内资产阶級右派受到了鼓舞，敢于把几年来不服从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动情緒发泄出来，乘党提出整风之机，大兴妖风，向党向社会主义向人民发动了一次猖狂的进攻。在这时候，党内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也不甘落后于资产阶級右派。他們实际上是从内部进攻，以策应和配合资产阶級右派的外部进攻。整风开始，他們为右派分子的进攻喝采，煽风点火，替右派分子撑腰助陣。到反右派斗争开展之后，他們又多方为右派分子开脫罪行，把一批向党作过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包底下来。他們这样做的

目的，是要拉攏这批对党怀恨、对社会主义怀恨的分子，作为他们反党活动的工具。我们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把整风反右斗争进行到底，并取得了这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党内的“三风五气”有了很大程度的克服，也给了资产阶级右派以决定性的打击。在这情形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活动，暂时在表面上有点收敛，或者说，只是改变了一下策略，并没有放弃他们的反党阴谋。

在整风反右之后，在这场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之后，党对于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卑鄙行为，是有所察觉的。并向他们发出了警告，对他们的错误作了适当的批评。可是，他们并不死心，没有表示悔改。到了出现大跃进形势和人民公社化之后，他们又活动开了，散布流言蜚语和悲观论调，以攻击党的总路线，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们对于大跃进中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某些难以完全避免的工作缺点，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办法，尽量加以渲染夸大，把事情说成漆黑一团。其用意，是给革命群众运动泼冷水，泄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气，以达到动摇和破坏党的总路线的目的。至此，党为了挽救他们自己和教育全党同志；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增强党的战斗力；为了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社会主义事业，不得不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党的大多数相对立，同革命人民群众相对立，当然他们也就不堪一击，迅速地遭到了可耻的失

敗。反右傾鬥爭的勝利，是黨的總路線的伟大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又一勝利，是無產階級思想、無產階級世界觀反擊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又一大勝利。從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中，我們可以看到，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的人，用反動的世界觀來看待我們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的人，會把一切事情都顛倒過來。一切抱殘守缺地堅持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總是非常恐懼並竭力阻撓社會主義革命的展開和深入。右傾機會主義者更是如此。當幾億農民在黨領導下覺醒起來，決心把個體所有制變為集體所有制的時候，他們悲哀哭泣；當廣大的幹部、知識分子和工农群眾，在黨的“興無滅資”的號召下，英勇反擊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時候，他們痛心疾首；當全國人民在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鼓舞下，在各個建設戰線上掀起了大躍進形勢和在農村里出現了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時候，他們驚慌得喪魂失魄。革命深入了，他們同黨的路線政策、同社會主義運動的迅速發展的形勢也就越來越背道而馳了。

依無產階級世界觀看來，依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社會主義革命必須進行到底。从一开始直到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直到階級消滅，直到一切作為階級鬥爭工具的東西喪失其作用。在這整個時期，都必須由無產階級政黨及無產階級領導的政權起領導作用。這中間不能有也不容許有停頓或停滯的。可是，依資產階級世界觀看來，依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事情太可不必要這樣辦。革命最好在某个階段上停止下來，將將就就地過點安靜的日子。不要搞得那

么紧张，以免出乱子；对于旧的白的东西，少去触动为妙；对于新生的东西总是鄙视、怀疑，或由它自生自灭，不必费那么大精力去过问。显然，这决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顶多算得上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人物罢了。也许有人说，做个民主派的人物也不错呀！不，同志，时势不同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你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至于在无产阶级先进部队里，更不许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混入。

在我们看来，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有一切条件可以高速度地进行，客观形势也需要我们高速度地进行，不可以慢吞吞地来。党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切合条件也适合需要，因而这条路线是完全正确的。速度是这总路线的中心问题。右倾机会主义者则不这样看。他们说，多快就不能好省；力争上游就会引起浮夸。他们只见物不见人，只强调客观规律，而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们把大跃进说成是“紧张”的根源。显然是，他们不愿意社会主义建设有高速度的发展，不愿意我国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走上富庶繁荣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道路。

我们认为，要在我国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调动六亿多人民的一切积极性。这会使得许多事情收事半功倍之效。在大搞群众运动中，即使发生某些差错，群众会进行自我教育，问题也易于解决。右倾机会主义者则完全相反。他们象“套子里的人”怕见到风雨阳光那样，害怕群众运动会出乱子、出毛病；说采用群众运动

方法搞的事情，是“得不偿失”或“得失相等”。他們甚至污蔑群众运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实际上，他們是以资产阶级老爷态度对待革命群众运动。他們根本不相信人民群众創造历史这样一条馬克思主义的真理。

馬克思主义从来就认为，革命群众运动和革命領袖的作用，民主和集中的作用，都不是决然对立的，而是統一的、相輔相成的。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同时，要加强党的領導、加强領導者的作用；在发揚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要加强集中制。这个問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讲得最为明白：“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剝削阶级剝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劳动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沒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馬克思主义告訴我們，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說，归根結底，它是为經濟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絕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紀律而言。”⑥所有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总是置党的紀律于不顧，背着党組織搞些見不得人的阴謀活动，但他們又总是攻击党“不民主”。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简单地讲，无非是他們企图上台来实行专政，企图按照他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向来改造党和我們的国家。列宁在反击托洛茨基反党集团时說过：“与其你专政，不如我专

政。”的确，如其让资产阶级专政，不如由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最大多数人享受到民主和幸福，而资产阶级专政必然是最大多数人的被压迫和忍受苦难。这难道不是象太阳一样明白的历史结论吗？

还有，我们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对待中国革命经验问题上，也就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上，也是有根本分歧的。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适用的原理，并把这些原理推向前进了。民主革命阶段，我们在解决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在农村发展与壮大革命力量问题上，在正确解决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上；取得政权之后，即革命进到社会主义阶段，我们在解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在解决敌我间矛盾问题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发展问题上，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上，无疑是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可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不这样看。他们本是些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当他们知道一星半点的马克思主义词句之后，即奉为教义和教条。照他们的意思说就是：在别处没有过的东西，此处也就不能有，否则就算犯罪。这是极为荒唐的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不知多少次地说过，他们创立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

我们知道，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彻底唯物论的，也是彻底辩证法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这

个世界观的反动性，就在于它是唯心主义的，也是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的特点，是孤立地片面地看待问题，不把世界看作统一的，不把各种现象看作相互联系的；是从表面现象看问题，而不从本质去看问题；是静止地看待问题，而不从运动中或发展中去看问题。所以，右倾机会主义者，在攻击党和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时候，总是抓住一点缺点（哪怕这缺点已经克服了或正在被克服），拼命夸大。在他们眼里，一切事物都本末倒置了，分辨不出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本来，我们党的路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社会主义事业是非常顺利发展的。但他们总要摇头说个“否”。这种否定一切的思想，显然是唯心主义的。好象他们想要否定什么就可以否定什么；好象他们说个“否”，全党努力的成績，亿万人民努力的成績，就都不存在了。他们的否定一切的思想，其结果自然是否定他们自己，毁灭了他们自己。这可算是客观规律——辩证发展规律，给了他们一个有力的嘲弄。

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迅速地发展和深入了。这种形势要求我们在思想上明确地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要求我们坚定地站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下面来。所谓“形势逼人”，主要也就是指的这一点。毛泽东同志说过：“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

部分进了博物館（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館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們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⑦这是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前的十年讲的話。从那以后，快过去了二十年，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又在世界上更大一部分地区进了博物館了。过去十年，我們国家有了怎样惊人的发展，人們的精神面貌又有了怎样巨大的变化，这里不用贅述了。現在的問題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須进行到底，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因而我們應該更加努力地改造思想，提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注：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28頁。

②毛澤东选集，第一卷，295頁。

③④毛澤东著，論人民民主专政。

⑤列宁文选两卷集，Ⅱ，592頁。

⑥毛澤东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⑦毛澤东选集，二卷，679頁。

（原載“团結”1959年第11期）

为什么世界觀的斗争是 当前思想斗争中最突出的問題？

施 东 向

在当前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无产阶级世界觀和资产阶级世界觀的斗争，已經成为党内思想斗争中最突出的問題。

要說明这个問題，我們必須对我国当前社会經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形势进行考察。自从一九五五年秋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一九五六年实现了資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經基本上完成。这就是說，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誰胜誰負”的問題，已經基本上解决了。但是，在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世界觀和资产阶级世界觀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曾經指出：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結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

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和整風運動，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在这次鬥爭中，由於資產階級右派實際上是帝國主義者、封建買辦殘余勢力和蔣介石國民黨的代理人，他們猖狂進攻的目的，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企圖實行資產階級專政，而實際上是要把中國拖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所以，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團結起來向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在一個時期內成為最尖銳的問題。在打退了資產階級右派進攻以後，接着全黨全民進行了大規模的整風運動，展開了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這是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在全國範圍內所進行的一次廣泛而深刻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鬥爭。因為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前，資產階級用來向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武器，主要地還有以資本主義所有制為基礎的經濟力量；而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資產階級失去了它的經濟力量之後，它所剩下的並依以為進攻的武器的，就主要是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和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了。

一九五八年以來，在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指導下，出現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

主义建設推进到了新的阶段，資本主义經濟制度和个体經濟制度，在我們国内到了最后灭亡的时候，在这种条件下，两种世界觀的斗争的問題，又再一次地突出出来。如果說无产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斗争，一九五七年主要是在知識界进行的話；那末，这一次主要地就是在党内进行了。

在党的总路綫指导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出現的千千万万新事物，对一切由剝削制度所产生、为剝削制度服务的旧思想、旧传统、旧习惯，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对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头脑中的資產階級的私有观念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觀，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面对着这种情况，是放弃还是坚持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这就成为摆在他們面前所必須进行抉择的問題。党内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坚持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并且对党的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这實質上是为即将最后灭亡的資本主义进行掙扎的表現。經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資產階級右派已經在群众中完全陷于孤立，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影响已經大大縮小。而党内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因为过去給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他們自以为有“本錢”，敢于出来同党的正确路綫对抗。所以，在階級斗争的新形势下，无产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斗争，成为我們党内思想斗争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毫不足奇了。

世界觀就是对于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一个总的看法，一般的看法。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根据他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把我們党的正确路綫，把我們的社会主义事业，叫做

“小資產階級狂热性”。一个所謂“小資產階級”，一个所謂“狂热性”，这就是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對我們的社会主义事业，對我們的伟大的群众运动的总看法。他們就是这样地表达了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中国有句古話：“一叶障目，不見泰山”。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正是这样的。“泰山”是什么？是我們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叶”是什么？是他們渺小的資產階級世界觀。資產階級世界觀把他們的眼睛遮住了，社会主义的泰山就看不見了。

馬克思主义者向来認為，在新生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产生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性的缺点，这是在所难免的，这些缺点同我們的伟大成績比較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依靠党的伟大力量，依靠群众的伟大力量，是能够迅速加以克服的。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拿来攻击我們的那些所謂“缺点”，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缺点，相反地正是我們的优点。他們是以資產階級个人主义来看待社会主义的，覺得社会主义不合于他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他們用資產階級世界觀来批評社会主义，批評无產階級。他們是以批評“缺点”作幌子，企图达到为恢复資本主义开辟道路的目的。但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對我們事业的攻击，是枉費心机的。無論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我国人民所已經选择定了的社会主义道路。

反对党内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一次保卫党的总路綫的严肃斗争，是我們党内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是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繼續和深入。在这场斗争中，

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认真学习馬克思列寧主义，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检查自己，克服右倾思想、右倾观点或右倾錯誤，树立和巩固自己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我們必须通过这次斗争，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成为完全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把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更迅速地推向前进。

(原載“紅旗”1959年第23期)

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

李曼村

在目前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大量的事实证明，右倾机会主义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密切相联的；因此，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一定要挖掉个人主义的根子，批判个人主义，也一定要提高到反对右倾思想和保卫党的总路线的高度。

我们党从建党以来，就在党内不断地同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作斗争，为什么现在还会有人因为个人主义而堕落到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呢？原因就在于个人主义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它是历史上阶级社会和私有制度的产物。是一切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核心。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私有财产制度，少数人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占有大多数人的劳动产品时，就出现了靠剥削别人劳动来谋取个人幸福的剥削阶级，和遭受别人剥削而丧失自己幸福的被剥削阶级。于是就形成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吃人的阶级社会。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其私有财产制度和剥削制度，除了在经济上、政治上采取一系列的剥削和统治办法外，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发展了一整套为剥削制度

服务的精神武器，即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一切剝削階級思想意識的核心，都是個人主義。它的實質是把少數人的幸福建立在損害大多數人幸福的基礎上。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這種損人利己、唯利是圖的個人主義發展到了頂峯，成為一種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並且具有極其虛偽和欺騙的性質。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極端個人主義。

無產階級的階級本性，是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和集體主義精神。這是由於它的階級地位和跟現代化大生產相聯系的生活環境所決定的。這種組織性、紀律性和集體主義精神的最高的和集中的表現，就是共產黨的党性。但是在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队伍里，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充分具有這種無產階級本性和党性；有些同志在不同的程度上還保留着個人主義思想。

這是什麼原因呢？一般說來，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外部的剝削階級及其他非無產階級的影響和腐蝕。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階級還沒有完全消滅，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總是要和非無產階級共同生活在一個社會里，並且保持着一定的聯系。一方面無產階級在不斷地改造和消滅着資產階級，這是鬥爭的主要趨勢和必然結局。但是另一方面，在這一鬥爭的過程中，資產階級也在利用各種形式，力圖影響、腐蝕無產階級。因此無產階級隊伍內一部分不堅定的分子，就往往在這種影響和腐蝕之下，接受了異己的思想意識。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出現，就是這種影響和腐蝕的結果。

第二个原因，是内部的成份不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是由相继破产了的小生产者来补充的。目前我国工人阶级的大部分，就是刚刚由合作化了的农民中吸收来的。我们党的主要成份，也是来自农民基本群众，少数的还来自剥削阶级家庭。因此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原来阶级的烙印。他们中间的大多数，经过了生产和战争的锻炼，经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逐步地消除了原来阶级的本性，而且有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党性。不过也有一小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仍然保留着原来阶级的思想残余，个别的甚至原封未动。

由于上述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在无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队伍里，仍然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存在，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怪事，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乎逻辑的现象了。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根本对立、水火不相容的，是党的团结的大敌，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大敌，是万恶之源。

对于每个共产党员来说，不论地位高低，功劳大小，只要他保留着或者沾染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那么，他就必然在具有进步性、革命性的同时，也具有落后性、甚至反动性的一面。这种进步性、革命性的一面同落后性、反动性的一面的斗争过程，就是思想改造的过程。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多数人的进步性、革命性会逐步发展；落后性、反动性会逐步削弱直至完全被克服。但也有极少数人可能相反，

他們的進步性、革命性逐步減弱，而落后性、反動性却大大發展。一旦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在他們的頭腦里佔據了統治地位，他們就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因為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遇到什麼事情都要從個人得失、個人利害、個人好惡出發，這就必然會表現出政治上的投機性，組織上的排他性，生活上的自私性，思想方法上的狹隘性。

所謂政治上的投機性，就是對於政治形勢的估計，對於黨的路綫、政策和革命的群眾運動，不是從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出發，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採取積極熱情的態度；而常常是從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從個人利益和個人好惡出發去估計革命形勢，理解路綫政策，對待群眾運動。因而在革命的緊要關頭，他們往往會害怕階級敵人，屈服於敵人的壓力或畏懼暫時困難而陷入悲觀、動搖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泥坑（目前這是主要的）；有時也會輕視敵人，為一時的勝利沖昏頭腦而陷入盲動、冒險的“左”傾機會主義的泥坑。

所謂組織上的排他性，就是在黨員與黨員、個人與組織、這一部分組織與那一部分組織、下級組織與上級組織的關係上，不是按照黨的原則，而是按照他們的個人利益，決定是歡迎還是排斥，是擁護還是抵制，是提拔還是壓抑，是團結還是分裂。這樣，對同志就必然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對幹部就必然怒則投諸淵，喜則加諸膝；對組織對上級就必然合則阿諛逢迎，不合則對抗抵制。這樣他就必然要犯宗派主義和鬧獨立性的錯誤，甚至發展到組織派別，進行反

党的地步。

所謂生活上的自私性，就是对荣誉、地位、物質待遇等問題，不是全心全意为着人民的利益，以廉洁奉公，正直无私，吃苦在前，享福在后的共产主义态度去处理，而是追求个人的私利，爭名夺利，貪污腐化，力求舒适，害怕艰苦，严重的就会蜕化变质，堕落为违法乱紀的犯罪分子。

所謂思想方法上的狹隘性，就是說个人主义可以使人利令智昏，不愿意或者不敢于正視客观事物，而主观地根据个人利益的需要和个人好恶，看他所愿意看的，听他所愿意听的；一切不合自己口味的东西，充耳不聞，視而不見。这样的思想方法就必然产生极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結果，不是作教条主义的俘虏，就是作經驗主义的工具。

总之，个人主义为害无穷，可以使个人身败名裂；可以使党的事业遭受損害。历史上的教訓很多，举不胜举。目前被揭露出来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几乎都有严重的资产階級个人主义思想，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正是个人主义严重发展的必然結果。当然，这并不是說，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沒有个人主义思想，就不会再犯其他的錯誤。但是如果他确实沒有任何个人主义思想的話，那么他犯重大錯誤的可能总是較小的。即使犯了錯誤，由于他沒有个人得失的顧慮，糾正起来也是較快較彻底的。

我們反对个人主义，并不是否定一切个人利益，更不是把一切个人合理的要求都說成是个人主义；相反的，党向来是而且只有党最能关心和正确处理党员正当的个人利益問

題。例如：只有党能够根据黨員个人对党对人民貢獻的大小，給以恰如其分的政治的和物質的待遇；只有党能够根据黨員个人的才能，分配他力能胜任的工作；只有党能够根据黨員个人的政治、文化、业务水平，有計劃有組織地加以培养提高，只有党能够根据黨員个人的实际困难，在可能範圍內給以无微不至的照顧。但是，党在处理黨員的个人利益时，向来坚持一条原則，即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必須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在不违反党的利益的原則下，注意和照顧黨員的个人利益。因此，就黨員个人來說，任何把个人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或者把照顧个人利益作为服从党的决定的条件的个人主义行为，都是不能允許的。

（原載“人民日報”1959年12月11日第7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 贵州人民出版社 1

9 5 9 年 _ c _ _

作者 =

页数 = 4 8

S S 号 =

D X 号 =

出版日期 =

出版社 =

书名
目录

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陈伯达

又红又专的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胡绳

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世界观&边干学

为什么世界观的斗争是当前思想斗争中最突出的问题&施东向

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李曼村